

11 美方打算弃蒋 蒋介石一日数惊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在西子湾行馆落脚的蒋介石，除了登寿山、视察要塞与部队，还召见第十二兵团司令胡璉，指示其出兵打通后方补给地潮汕，为保卫台湾作准备。

由于东南战事紧张，蒋介石从舟山群岛搭机离开大陆赴台，一直保持高度保密状态。因此李宗仁与多名非蒋介石信赖的党政要员，根本不清楚蒋介石的动向与落脚处。倒是蒋介石借着在西子湾行馆停留的空当，着手草拟防守及治理台湾的计划。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记载，蒋介石认为，“此后应以台湾防务为中心”。换言之，他已确定要把台湾当作“反共复兴基地”了。

6月2日，刚好是端午节，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虽然同聚高雄，但已无过节的雅兴。

这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加紧研究整军、防务问题，并手拟八项应在台采取的重要政策方针，由台湾省主席陈诚尽快办理，其中内容包括台币改革、军队人事调整、施政方针与经济政策、预算与兵额、成立三军将校团、军队生活改良、军纪整顿、军民合作。另一方面还计划召开台湾军事会议，讨论集中管理军中财务、解决兵额编组与防务等问题。

蒋经国向蒋介石提议，抓紧特务机构建设，预防干部叛变与动乱，因此蒋介石与蒋经国在高雄特地召集唐纵、毛人凤等人，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即台湾日后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与“国家安全局”的前身，统筹陆续抵台的各情报与治安机关，由蒋经国全权负责，为蒋经国接下来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派遣和指挥”，以及为安定台湾形势而执行的全面肃清政治行动作准备。

在西子湾行馆，蒋介石也接见了刚接替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交代阎锡山关于当前国民党政府应执行之七项政策，并做出关于防

务、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人事安排等指示，蒋介石再度坚决反对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由于担心李宗仁把驻美大使顾维钧换掉，从而掌控整个外交体系，他指示阎锡山关于英、美等重要国家使节不宜轻易变动。

根据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他要求“国府”军事应采取东西两方面作战，东面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各岛为根据地，向沿海各省发展；西面以甘肃、青海、四川、西康、西藏为基地，向中原发展。金融财政方面由台湾接济东南各省。此时蒋介石也指示空军，实施舟山群岛定海机场的空军轰炸上海龙华机场，并由海军布雷封锁吴淞港。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蒋介石已无力挽回败局，陈诚对他下野后以“总裁”身份越级指挥抱怨连连，多次在雷震或部属面前指责蒋介石凡事插手，还抱怨国民党各项整军备战计划欠缺准备，使他在人力物力等方面调整困难而一度请辞。

不过蒋介石之前对陈诚的不信赖，似乎在抵台后出现转机，蒋经国曾对陈诚治台表示不乐观，认为台湾危机四伏，不早日改进恐将发生动乱，称“陈诚先生恐难负治台之重任”，他建议以俞大猷取代陈诚。不过蒋介石并未多作回应，反而在返回台北后召开东南军事会议，委托陈诚接任东南军事长官职务。

此外，为调解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挽救国民党在广州岌岌可危的局势，于右任、阎锡山、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等5人受命来台，前往高雄等地与蒋介石交换意见，这时蒋介石在台湾驻足的消息才曝了光。

美方早已打算弃蒋，想与中共发展正式关系，另外主张台湾地位不定或由联合国托管者也不在少数。人在西子湾的蒋介石如风中残烛，一日数惊，据说在西子湾停留的几天中，蒋介石接到宋美龄两封来信，警告他留意美方可能强占台湾。极度忧虑的蒋介石6月17日召见王世杰，商议对台湾的处境与美方的态度要采取的措施。他在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

但当时两岸风声鹤唳，麦克阿瑟等驻日盟军高级将领担心蒋介石守不住台湾，被解放军占领，盟军总部参谋长阿蒙德草拟了一个将台湾暂时移交盟军总部或联合国监管的计划，并告知国民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

6月20日，蒋介石获得正式的消息后，立刻通过驻日本东京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联系麦克阿瑟，强调盟军暂管台湾违反中国国民心理，“绝对无法接受”，更与中国在开罗会议坚持争回台湾主权的立场完全相反。他坚称，决心与解放军打持久战，国民政府也决不会成为流亡政府，因此希望麦克阿瑟协助说服美国政府确保台湾，而且中共新政权也在阻止盟军的托管行动。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 王永刚 方旭 著）

29 漫长的等待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我一直坐到下午3点，坐到饥肠辘辘，才看见大门外走进了一个我认识的人——纪桓。

纪桓看见了我，走到我身边打招呼：“谢小姐，你是在等人吗？”

“是啊。”我觉得脸有些发红，“纪先生，你今天见过淞川吗？”

“没有。你有他的电话吗？”

“他的手机关机了。”

“你有他的手机号码？”纪桓问。显然，淞川轻易不给别人留手机号码。

“你打电话去他的公司问过吗？淞川是个工作狂，不会轻易从工作中消失掉的。”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我坦白地说。

纪桓怔了一下，笑着问：“他留给你手机号码，却没告诉过你他在哪里上班？”

“我没问过。”

他又打量了一下我，然后说：“我有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需要你替我打电话问一问吗？”

“不麻烦你吧？”

“小事。”

他拨了一个号码，把手机递给我：“你自己来问吧。”

这回电话两秒钟之内就接通了：“CGP Architects. 您好。”是个嗓音甜美的小姐接的电话。

“我……找王淞川先生。”

“请问小姐是哪家公司？”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找他有事。”

“哦，请稍等。”

我听见电话的那边很安静，过了10秒钟，传来一个陌生的男声，非常纯正的普通话。

“王先生现在不能接电话吗？”我反问了一句。

“王先生身体不适，没有上班，也不方便见客。”

我猜对了。

“我在龙泽花园，淞川……王先生他……不在家。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我的话明显缺乏逻辑，因为我开始乱想：他会不会受了内伤，会不会内脏突然出血，会不会昏倒在家里……

那人沉默片刻说：“王先生在医院里。”

“在哪家医院？”

“对不起，无可奉告。王先生不希望被打扰。”似乎觉得自己的口气太硬了，他又说，“如果小姐有什么口信的话，我很愿意替你带给王先生。”

我的心一点点地变冷。“没有。”我说，“没什么口信。再见。”

我将手机还给纪桓：“谢谢你。淞川在医院。”

“在医院？”纪桓一脸的疑问，但我不想多说话。

淞川生病了，他不接我的电话，不愿意我去看他。

我坐上公共汽车，神情恍惚中坐错了方向，然后我跳下车，看见一个公园，就独自坐在公园里流泪。

我没再给淞川打电话。之后整整一个多月，我再也没见到他。

期中考试我考得不错，平均90分，虽然离我的目标还差5分，但我的成绩在我们寝室里除了冯静儿之外已遥遥领先。除了双休日，我仍然每天晚上去咖啡馆打工。

还有两周，这学期便要结束了。那天是周一，我收到爸爸的来信，路过学校行政大楼时，与校长不期而遇，他居然和我打招呼：“小同学！”

“刘校长你好。”

“你的proposal呢？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他问。

当晚，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个proposal。忽然我想到淞川曾经答应给我改proposal的，就向路捷要了淞川的邮箱地址。其实我不指望他替我改proposal，只是想找个借口，问问他身体怎么样，出院了没有。我到网吧申请了一个雅虎的邮箱，用英文给他写邮件：

“淞川你好，好久不见，不知你身体如何，出院了没有。我写了一个proposal，如果方便的话，请替我修改一下。谢小秋。”

周三晚上我去网吧，打开邮箱，看见一封回信，回信是英文，长长的。首先是他替我改的proposal，基本上每句都改过。然后他说他还在医院，得的是肺炎，怕传染给我。医院屏蔽了电子信号，所以不能打电话。他说，他也不想让我看见他生病的样子，一出院就会来看我。

我立即回信：“淞川，我现在就要见到你!!!”我打了三个惊叹号。

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他的回信：“No。”

我在愤怒中离开了网吧。

（摘自《淞川往事》 施定柔 著）